



# 与往事干杯

□李艳

双休日,陪爸妈外出踏青。问去哪里,一向热爱旅游的父亲提议的两个点,很是出乎意料。

两个都是当年爸妈工作过的地方。妈妈工作的地方,是在靠近诸暨的一个偏远小山村;爸爸工作的地方,在一座高山上。

18岁的妈妈因为各方面表现出色,被选为工作组骨干进驻这个村。

“你妈长得漂亮,工作积极肯干,村里老老少少都很喜欢,房东老奶奶甚至想认你妈妈做儿媳呢!”这一美好的愿望自然落了空,否则也就没我了。

爸爸当时不认识妈妈,妈妈在工作组的表现,是若干年后,有村民写信给爸爸后才知道的。爸爸说,这个村民当年暗恋妈妈。

按导航开车一路寻找的路上,讲起这些青春往事,妈妈的脸上抹上了红霞,嗔怪道:“都什么年代的事了,提这些干什么?”

“有人追求说明你优秀,这有什么难为情的。”

爸爸一番开导,逗得我和老公哈哈大笑。

山谷里,桃花、梨花竞相绽放,溪流波光潋滟,鱼翔浅底,静谧而跃动,好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。爸爸看着层峦起伏的高山,却格外心疼妈妈:“那时候,到乡里开会,都要走山路。这么大的树木、这么高的野草,你妈妈一个人多不安全。”

村庄早已旧貌换新颜。虽地处偏僻,但家家户户都造起了楼房,美丽乡村“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”如世外桃源的胜景,让每一个来访的城里人,都恨不得在此美美地度过一生。

房东老奶奶早已不在人世,村里的人和物也已经物去人非。妈妈依稀认出了当年的影子,可惜暗恋过妈妈的村民,见了面却根本记不起写信这事。回家后爸爸翻日记,才知道竟是自己记错了名字。

爸爸当年工作的地方,位于尖角山顶。尖角山距县城20多公里,爸爸在县广播站工作的时候,曾调到山上的微波站,短暂工作过几个月。

那年,我9岁、弟弟7岁。妈妈不在身边,我一个人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。

“你自己都那么小,真的很不容易。”已经40多年没有故地重游的爸爸,路怎么走到哪里转弯,仍记得一清二楚。爸爸熟门熟路地“导航”来到山脚,却怎么也找不到上山的路。

两位村民刚好挑担路过。上前问了,才知道当年上山的路因挖矿山已经不复存在,距此不远的地方,新做的一条山路,同样可以到达山顶。

辗转找到路,树木茂密,鸟鸣啾啾,空寂无人,原始的神秘感扑面而来。一路说,一路忆,走走停停,爬到山顶一废弃的房子时,个个气喘吁吁,汗流浹背。

爸爸却顾不得多休息,径直往山脊走下去,说微波站就在山凹。

跟着爸爸连滚带爬找到微波站,房子已荒废,大多倒塌了,只有墙体还在。

“上面是放一整排电视机的微波站。这是厨房。里面是寝室,你和弟弟周末上山就住在最里面这间……”爸爸很兴奋,指着一人多高荒草掩映的废墟,娓娓道来。还淌着汗水的脸上如打了鸡血,红光满面,刚刚爬山的疲惫荡然无存。

在山凹里造房子并不容易,爸爸说山是他们当年开垦的,坎也是他们垒的,就连微波站前的一排树也是他们种的。

晚霞满天,在微波站的废墟前,在繁花满枝的树林下,爸爸定格瞬间,和青春往事干杯。

“这比什么景点都要珍贵。”下山途中,爸爸感慨终于了了心愿。爸爸回忆,当年调离微波站时,我拿了一张席子,弟弟拿了一只杯子,一路蹦蹦跳跳,难忘得很。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,我只记得满山的映山红,我和弟弟在一大片一大片红艳艳中追逐、嬉戏……



## 星夜

□陆斌

(仿梵高《罗纳河上的星夜》)

# 封面照“创作记”

这里是温州城郊,已近晚上九点,我从老友家吃完饭往公交站走。喧嚣了一整天的街道渐归平静。走在街上,空气中仍散发着白天的燥热。

走着走着,便到了仰新公交站。瞧瞧站牌,101路末班车时间21:30。候车的这会儿,我不由想起一名公交车驾驶员来——今年“五一”他上京接受“全国劳模”的授奖,这些天我正在编辑《温州交通》夏季期,细细地翻看着关于他的文章和劳模报告会的照片。那是一张坚毅而不失温柔的脸庞,眼神中透露出对职业的热爱与执着。

十几分钟后,101路公交车缓缓靠站,车门打开了。“同志,这班车不回市区的,你要回市区就等下班车吧。”驾驶员好意提醒。我向驾驶员点点头,目送车子离开。约莫十分钟后,又一辆101路在站头停下,我很自信地走上车去,一股冷气让人顿时舒适了起来。车厢内,只有一名女乘客。

“同志,这班车只到双屿站不回市区的,你是……”驾驶员的声音颇显亲切。是上车还是下车?我琢磨着向驾驶员投去一瞥。驾驶员五十来岁,皮肤有些黑,眼角处露出了几丝皱纹。我俨然觉得,那一脸的笑容与他的中年汉子形象不大相符。

“你可以先到双屿站再转车,那里公交车比较多,我到站再帮你看看怎么样?”驾驶员见我犹豫不决,笑着问道。他的热情和细心,引起我的好感。我再次投去目光,倏忽之间,发现那张笑容可掬的脸似曾相识。再细看:他不就是那照片里的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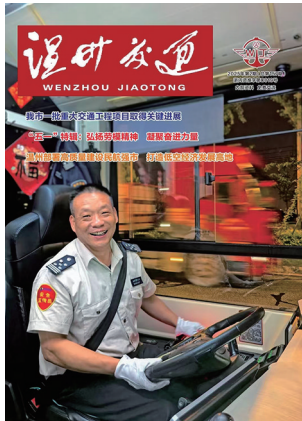
他叫许延林,1992年21岁时,从河北衡水参军到了温州,三年后退伍没回老家,当了一名温州公交驾驶员。到今年,他足开了三十年的公交……

《温州交通》的封面照总是让我这个主编犯愁。这些天,我正急着安排时间联系许延林所在的城西公交公司,落实拍摄劳模工作照。

“你是那个全国劳模……”在靠近驾驶室的座位坐下,我用不可思议的语气询问。

驾驶员咧着嘴笑了。没错,我坐上了“101许延林精品线”!

公交车到了仰义站,上来一名三十多岁的女乘客。许延林照常微笑着告知她班车不到市区的消息。“我要到瓯北去,有急事,你这车怎么不回市区呢?怎么会这样呢?101不是都到市区的吗?”女乘客面露愠色,絮叨起来。



“这位乘客,您的意见我会向领导汇报的。”许延林脸仍是一脸笑容,向她解释着。“您到瓯北,在双屿下车时可以改乘B106路或98路在太平寺下车,再到对面站点换乘50路或70路。”许延林一口气准确地报出换乘线路。“那好吧。”女乘客脸色稍霁,在座位上坐了下来。

“我能拍一下你的工作照吗?”我掏出手机问许延林。他不置可否,笑着操作着手中的方向盘,郊区的夜景在这个夏日的窗外闪过。

我极力捕捉着许延林专注驾驶的神情,以及他对待乘客的那份耐心与细致。我突然觉得,他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笑容,都透露出对这份职业的尊重与热爱。

公交车到了双屿站,窗外下起细雨。两位女乘客打着伞下车而去。公交车要进双屿公交枢纽,许延林见我迟迟没有下车,像明白了什么,从驾驶室下来,走上车厢,从车一角的储藏箱里取出一把备用伞递来:“下着雨呢,这把伞你先用着,别淋湿了身子。”

我下了车走到站台,许延林向我交待了一番回市区怎么坐车。夏日的闷热在细雨中散发着、稀释着,望着渐渐离去的101路背影,我深深地吸了口气,仿佛这空气的闷热早已被一股温馨与感动所替代。

在回市区的一路,想着今晚的偶遇,意外之余,更多的是欣喜,让我如此近距离地感受一名公交驾驶员那份平凡中的伟大、朴素里的真诚。

几天后,我来到城西公交公司。“哎呀,忘了还伞了!”再次见到许延林的那瞬间,我才想起还伞的事。恍然大悟的许延林走上前,似好友相逢般拍打着我的肩,呵呵笑着——那是一脸谦逊得让人肃然起敬的笑容。几天后,我收到公司发来的封面照,却发现那高档相机下的镜头,总不如我那晚用手机拍的自然。——我决定封面照用那夜拍的。

后来,我在与许延林的微信聊天中还知道,他在温州当上公交车驾驶员不久,把在家乡的妻子梁红英也接到温州,成了一对公交驾驶的“夫妻搭档”。妻子开的是102路,两年前还被评上了“鹿城好人”。

《温州交通》夏季期出版了,在几年的主编记忆里,这是最让我得意的封面。看着封面那熟悉的笑容,不禁又回想起那近乎不可思议的夏日偶遇:那去瓯北的女乘客,那中年粗汉子的笑容,还有那把至今未还的雨伞……

□刘晓华



嬉游花果中

□王闽九

### ◎日常之诗/芥草

清晨窗沿的灰  
在风的怂恿下,来到了地面  
碎纸屑和积木  
就是一座高山

一个家庭主妇的日常  
无非是用扫帚  
清扫这些琐碎杂乱

无非是黄昏  
男人和孩子推门而入  
餐桌上热气腾腾

无非是把  
最后一片西兰花  
浸入盛满糖霜的盘子

### ◎闪电夏日/罗巴乔

十八岁夏日,周末  
一阵悦耳  
甜丝丝的空气涌入我的胸腔  
哦,对面空置的平房里  
搬来了一家三口  
那蝴蝶在院子里的山茶花上  
一边扭动腰肢  
一边哼着小曲  
当她的眼眸不小心碰上了  
我的  
我们都忘记了  
嘴巴

### ◎老房子/林珂伊

奶奶曾经住的老房子

佝偻着  
不知道什么时候  
众草寇占据了这里  
屋瓦愤懑地  
从三楼跳下  
七零八碎

我与父亲二人  
环顾四周  
鸟儿的叫声响彻天地

